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工廠裡的戰鬥

何苦創作



1951.6.1 上海農光出版社

工 廠 裏 的 戰 鬥

何 苦 創 作



晨 光 出 版 公 司 出 版

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246, 256號

版初日十月七年一五九一

1—5000

權作著有書本

元百八千三幣民人價售冊每

目次

音樂教員·····	一
「扳不倒」倒了·····	六
福利委員·····	九
第一面紅旗·····	一六
破廟裏的故事·····	一九
青春永在·····	三四
工廠裏的戰鬥·····	四八

音樂教員

每天下工，我都要到海河沿上溜一圈。

白天，這裏簡直熱鬧得像戰場一樣，人聲噪雜，塵土飛揚。起重機不停地怒吼着，像巨人似的在藍天空中揮動着鐵臂。千百個碼頭工人，把我們需要的輸入品從船艙裏搬運出來，再把輸出的貨物填進去。

黃昏，一切都停止了，這裏却顯得異常寧靜。附近工廠的工人，學校的學生，穿灰制服的革命幹部……在這一帶堤岸上踱着閒散的步伐；吹着口琴或哼着曲子，藉以鬆弛緊張工作後的疲勞。

在這裏，我常常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，在記憶裏，這件小故事使我感到格外新鮮。

在三十五號碼頭上，聚集着一小羣人。從他們的穿着打扮上，一看就知道是這裏的碼頭工人。

這都是三十開外的中年漢子，甚至於還有幾個長鬍子老伯伯。他們屁股下面墊着麻袋，有的

抽着香烟，那神情彷彿在等待着什麼。

起初，我以爲是在等待着進口的輪船，但細看又不像。因爲他們的眼光並不是望着港口，而是朝着街的盡頭。

不是等船，等什麼？等發工錢嗎？不像。等着一場什麼樣的毆鬥嗎？這是解放以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故事，那……等什麼呢？

好奇心使我不由自主地問了一聲，他們回答說：

「等我們的音樂教員。」

哦！音樂教員！這一定是工會的文教幹部，或者是一個音樂工作者，深入民間。

「不是的。」他們的回答却是：「一個十歲的小姑娘，普通的小學生。」

「十歲的小姑娘！」這使我有點驚奇。「怎樣的一個小姑娘呢？」

一提這個，他們便格外興奮，七嘴八舌的說的更起勁。有人說這小姑娘像盞燈，有人說她像顆星，也有人說她聰明得像隻百靈，也有人說她活潑得像隻小白兔……但其中一個長鬍子伯伯說的比較清楚。

有一天，我們從大街裏經過，在一條小巷中，一羣小寶寶排成一長列在唱歌，教歌的却是一個十歲的小姑娘，唱起歌來特別有力量，誰聽到這歌聲誰就捨不得走，誰聽到這歌聲誰就得跟着

唱。

從那天起，我們便找到了音樂教員，我們之間便有了歌聲。

歌，美麗的歌！拉開喉嚨，亮開嗓門，唱出我們心底的聲音，貨物壓在肩上也似乎減輕了重量，明快的節奏催我們加快脚步。這歌聲使我們眼光更遼闊，這歌聲點燃了我們內心裏希望和戰鬥的火……

正說着，有人喊：

「來——了！來——了！」

在街那邊，一個戴紅領巾的小姑娘像麻雀似的飛奔而來，兩根小辮子搖擺着，小花布裙子隨風飄蕩着，兩隻小手在臉上揩着汗，緊促地喘着氣。

小姑娘一出現，好像在火堆上潑了一瓶油，人羣中響起一片歡呼。但也有人和她開玩笑。

「來晚了！」

「等急了！」

「失信了！」

「誰失信了？」小姑娘有些生氣了。「你們不知道我工作多忙。下了課，在學習互助組教歌。出了學校，在生產合作社教歌，咱們唱完了，還得回家給同院的孀子大娘教歌哩！」

「來晚了！」

「等急了！」

「失信了！」

工友們還故意逗她。

「嗯——我不跟你們玩兒了！」

小姑娘急了，跺着腳，搖着頭，小辮子像「博浪鼓」，紅領巾像面小紅旗似的在胸前擺動。

「哈……」

工友們笑了，小姑娘笑了，連長鬍子老伯伯也天真得像孩子似的笑了。

小姑娘一揮手，像狂風掀起了波浪，歌聲響了起來。

歌唱吧！歌唱吧！歌唱共產黨，歌唱毛澤東！歌唱吧！歌唱吧！歌唱民主自由的生活，歌唱愉快的勞動……工友們唱，小姑娘唱，兩岸的人民和着唱……

這歌聲洋溢在白河上，這歌聲響徹半天空，這歌聲穿過高山，飄過海洋，震動了祖國的大地。

在小姑娘臨走的時候，我抓住了她的小手。

「我要和你談談。」

「我沒功夫，我得趕回去……」

「只說兩句。」

「不，一句。」

我笑了。我望着她那紅領巾和烏黑的眼睛，和左襟符號上「職工子弟學校」幾個紅字，她簡直像一朵美麗得不能用言語形容的花朵。我激動得很厲害，想不起和她說什麼好，只是呆笑。

「說呀！」

「哦……你能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熱心教歌嗎？」

「我是個少年兒童隊員。」

「扳不倒」倒了

不用提他的姓名，你要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，請聽聽他的外號：「扳不倒」。

小孩沒娘，說來話長，提起他來，眼淚流過一大筐。從到這碼頭上來那天起，他就一屁股坐在咱頭上。

在碼頭上混碗飯吃可不容易呀！夏天，太陽曬得昏頭，汗珠打濕脚面；冬天，風裏雪裏的，凍僵了手指凍裂了皮。槓子磨破肩膀，麻包壓駝了背。可是咱拿命換來的血汗錢，都擔不過「扳不倒」手下的「四大天王」「八小鬼」。

這羣人——不，不是人，簡直是羣餓狼，他們一到碼頭上，碼頭上便日月無光。

「哥兒幾個，又到日子啦！大夥估摸着，想接着吃這碗碼頭飯可就得走規矩，老爺子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別惹得他老人家發脾氣，大夥招待不起……」

「九月十六是老爺子的生日，大夥想想該怎麼辦……」

「眼看就是中秋節，今年不比往年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千方百計的出主意，喝我們的血，吃我們的肉，剩下了骨頭還要榨油。咱自己親爹在家裏沒吃的，咱還得口裏省肚裏餓的供養着這位「老爺子」「活祖宗」。

誰甘心情願讓他這麼抽筋剥皮的，早先也斷不了有人碰碰「扳不倒」，李老三就親手湊過「小鬼」的嘴吧子，可是第二天就見不着人了。後來，在海河的迴流裏找着了牠滿身刀傷的尸體。明明是他們和強盜似的殺了人，但「扳不倒」却說是三刀六眼正了家法。

李老三的叔叔忍不住這口氣，到衙門去上告。那年頭也不知怎麼鬧的，衙門的法律專跟窮人作對，楞說他誣賴好人，損害了「老爺子」的名譽，坐了三個月的班房。

鬼子佔天津，「扳不倒」是什麼便衣隊長，勝利了，咱心想這回「扳不倒」可要倒了，但他又當上了什麼肅奸委員，反到掛起勝利勳章，穿起美式軍裝。

有一回，我們大夥下了個決心要「扳」他一下，聯名告他過去當過漢奸。可是衙門裏說那是地下工作。「扳不倒」沒「扳」倒，弟兄們倒抓走了好幾個。

轉天，「扳不倒」便放出話風：

「哼！身高勢大靠山穩，誰要不信就較較勁！」

打落門牙，嚥進肚裏。不怨咱沒骨氣，怨那世道昏天黑地。有個弟兄說得好：「要想抬頭，

除非地震天翻。」

可叫他說中了，解放了，民主政府要拔封建根子，下命令拘捕大小「扳不倒」，拿下大頭子劉德山。

這回可趁了咱多年的心願。工會下來個通知，說「扳不倒」押在二分局，請咱哥兒們去提意見；有苦訴苦，有冤訴冤。

在二分局院子裏，「扳不倒」像個夾尾巴的落水狗蹲在走廊上。大夥幾聲口號，把他吓的直抖。

「扳不倒！」你的靠山呢？「扳不倒」！你的威風呢？「扳不倒」，現在是你懺悔的時候了！「扳不倒」，現在是你倒霉的時候了！

工友們望着門口懸掛的五星紅旗，望着大廳當中的毛主席像，每個人心裏都像是一塊沉重的石頭。

「這回，扳不倒真的扳倒了。」

福利委員

星期天，我到廠裏去看孫大芳，在宿舍裏找到了她，但她正忙着和幾個工友們談話。

一見我來，她笑着招招手。

我問：「會還沒開完？」

她說：「會，早就開完了。現在有幾位同志跟我談問題。」她說着，用手拍拍她身邊的凳子招呼我：「來！」我只好走過去靠近她坐下。於是她又向工友們揚揚頭，說：「接着談吧。」

我向周圍掃了一眼，這幾個工友都是她同一支部的團員，和我也比較熟悉的，以前我駐廠工作的時候，也經常參加過她們的小組會什麼的，今天，不知爲了什麼，却都羞答答地不似往常大方，連平常最喜歡說笑的小雲，也低着頭用手指擺弄着小手巾。

我插嘴問：「究竟談什麼問題呀？」

大芳輕聲地回答：「戀愛問題兒。」

我奇怪：「你給她們解決戀愛問題？」

她說：「我是團的福利委員嘛！」

「哦！」我明白了。她笑了笑，又催促着她們說：「說呀！同志們，戀愛都戀了，這會兒談又封建起來了，何同志又不是外人……」小調皮鬼小雲開玩笑地插嘴說：「說吧！何同志又不是外國人！」逗的大夥咯咯地樂起來，剛才緊張的空氣也隨着緩和下來了。

「我先談！」小雲又自報奮勇地說：「我……我跟他呀……」說着說着頭又低下去了，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哼，大夥又樂了。大芳嚴肅地扳起臉說：「別打岔，抓緊時間。」於是小雲接着說：「我跟他在一起工作三年了，平常就挺不錯的，後來我們倆一塊兒上夜校，在一班學習，他常常幫我算習題什麼的。咱們團裏集體去看電影的時候，他總跟我坐一塊，給我講解着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」她的臉越來越紅，停了一下。「後來，他給我一封信，說……說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無論如何說不下去了，頭俯到膝頭上，只是笑。

大芳問：「你十幾了？」

小雲說：「十八。」

大芳說：「他呢？」

小雲說：「二十。」

大芳點點頭說：「差不離兒！你們這一對兒基本上正確，可是以後工作上學習上還得多幫

助，把基礎打好了。別老惦着出去溜河沿看電影。你這算告一段落，我就照你說的情形向上級彙報。」她又向周圍點點頭說：「你們談吧。」

接着說話的是小李。

她說：「去年夏天，我媽媽把他給我介紹了……」

大芳問：「你媽媽給你介紹？他是幹嗎的？」

她說：「他是我們街坊，他父親開米麵舖，我媽說，咱要跟人家攀上親，往後吃穿都不愁了。我當時本來不同意，可是他老上我們家來，一來到總是左一包右一盒的，後來我媽媽又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勸我，我心也軟了，我就常跟他出去玩兒，上個館子聽個評戲什麼的，我想要個什麼，他總能想法子給我買到，我……我們倆就好起來了。」

大芳問：「你覺着他對你怎麼樣？」

她說：「人心換人心，總算對的起我。」

大芳說：「他對你思想上工作上有什麼幫助？」

小李紅了臉。

大芳說：「你想，你們倆結婚會不會幸福？」

小李茫然地搖搖頭。

大芳笑了，他偏着頭，想了一會，說：「我說話不怕你過意，你們這樣戀愛基本上不老正確的，這跟從前封建婚姻有什麼分別呢？我看你們這種戀愛是河裏飄的水草——沒根！」停了一會，她又說：「你把實情說給團知道，足見組織觀念還不錯，所以團也得對你負責，我一個人是不敢作主，我得彙報給上級討論。可是我個人意見，認為你對戀愛認識不夠，我到不是反對你跟你好，爲了你們將來幸福，總得好好打個基礎。就跟蓋房子似的，地脚不打結實，將來一定要發生危險，你說對不？」

小李點點頭，眼裏含着淚，但這不是悲傷，因爲在他淚光影裏，反映出來的是內心的感激。就這樣，一個接一個地談下去，就這樣，一直談到四點半。

工友們散去了，大芳打了個哈欠，倒在床上。我知道她是下夜班的，昨晚幹了一宿，今天又工作了一天，困倦了。我不忍驚動她，在她的身邊靜靜地坐下來。

我想起半年以前，我們才相識的時候，她的孩子氣是那麼足。有一天下工，我和她一起從廠裏出來，因爲她小，人們都叫她小孫，但她却喜歡幽默地和工友們開玩笑。女孩子叫她小孫，她說：「奶奶！給我找個爺爺。」鬧的人家紅了臉。

我問她：「你叫什麼名字。」

她告訴我：「孫大芳。」

我逗她：「你是個小調皮鬼！」

「嗯——」她把脖子一歪，頭髮一甩，跑開了。

有一天，她從夜校下課回來，眼睛紅紅的，走進我房裏，把書包往桌上一摔，說：「完了，咱算完了。」我問她爲什麼，她說：「夜校貼着標語，『消滅文盲』。我不懂，去問一個同學，同學告訴我說：『消滅文盲，就是消滅大老粗的意思。』你看，我就是大老粗，人家要消滅咱哩。」我爲她這天真的想法逗樂了，連忙向她解釋，告訴她：「消滅文盲，是叫大夥都要認字，督促大夥努力學文化。」從這天起，她便格外用功起來。下了課，還滿處找人教她認生字。

後來，她被團選拔爲分支委員，又發過一回孩子氣，哭着來找我：「這不是拿我開心嗎？咱一個大老粗還能當團支委呀？幹不了！」我勸她：「團選你當支委是叫你鍛鍊着給大夥辦事呀，你難道不願意爲大夥服務嗎？能力不行，加緊學習呀！」

從那以後，她就常常找我談工作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。她管我叫「大哥」。我叫她「小妹」。我離廠後，每隔兩三個星期，不是她找我就是我去看她。

今天，本來預定好她下了班開完會睡一覺，下午我們一起去看電影。晚上，她回家看媽媽，叫媽媽給她做頓好吃的。可是現在這情形把原來計劃滿吹啦。時間不早了，她又很疲乏。

她睜開眼睛，笑着說：「你想什麼？」